



門 仁 12  
號 1311  
卷

為改

論語折衷

二



論語折衷二



為政首章

山縣禎錄



禎按此篇所記與首篇同邢昺曰此篇所論孝敬  
信勇為政之德也聖賢君子為政之人也故以為  
政冠於章首理或然矣

鄭康成曰政正也政所以正不正也 禎按下篇季  
康子問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  
正哀公問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  
政矣政之為正古訓可見蓋法制禁令皆所以正



人之具也。為政行政也。為字。與為仁之為同。家語孔子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孟子曰。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左傳。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語例可觀。

仁者曰德者。仁義禮智之總名。積按道。猶道路也。由而行之。謂之道。德者得也。謀行而得。諸身謂之德。故孝身忠信。仁義禮智在外。則道有諸已。則德是道德之辨也。以德言上行而道之也。堯明峻德。而後黎民於變時雍。舜恭己而南面。天下治。文王之德。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衛武公有

盛德至善。而民不能忘。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又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皆人君之德也。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荀子曰。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七教。所以導之也。是皆人君之教也。蓋為政以德。上行而化。乃言言之教矣。

一贊云。德。兵刑之及。尤傳。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  
倍二十。晉楚不務德而兵爭。宣十。周召曰。明德慎  
三年。



罰文王所以造周也

成二年

季子謂子期曰二君不

務德而力爭諸侯

哀十年

國語先王耀德不觀兵云

云

禎按春秋時列國唯兵刑之務故夫子有是

言

邢疏爾雅釋天曰北極謂之北辰郭璞曰北極天之

中以正四時然則極中也辰時也以其居天之中

故曰北極以正四時故曰北辰

爾雅釋訓亦云辰時也

朱子曰居其所不動也共音拱亦作拱向也 太宰

氏曰釋文云共鄭作拱俱勇反拱手也按潘岳籍

田賦云若湛露之晞朝陽兮衆星之拱北辰也文

選字正作拱

朱注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

而成 禎按四方之人望而歸之思而服之無敢

背者乃有衆星旋繞而向北辰之象

詩三百章

朱子曰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 字鼎

曰司馬遷謂詩三千孔子刪之為三百然據論語

則孔子時亦唯三百然詩之在大師已久而世增

歲加且有逸詩在則謂三千亦非無理也按王制

曰天子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國風而今之風唯



十五國而有王風有春秋之作頌有魯頌要之今  
之詩乃孔子之詩而非大師之舊也故三千之數  
難信而其多於三百不可疑爾

小爾雅曰蔽斷也序鼎曰大角謨曰官古先蔽志  
春秋傳曰於魚蔽罪邢侯晉語曰及蔽獄之日叔  
魚抑邢侯周禮曰官計以弊邦治古字通用蔽按

訓為新古  
明確

朱子曰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禎按駉之卒章曰  
思無邪思馬斯徂

禎按此章前後皆言改下篇誦詩三百授之以改不

達亦連前後章皆論改則詩亦為為改之用可知  
矣蓋詩之美善刺惡其所思直發諸辭而無復邪  
曲是出於人情善惡之正者也故人情事勢  
宛然可觀者莫詩若也君子學之可以達於政治  
之理矣昔者文王為改以德詩人美而誦之二南  
是也孔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  
立也與周官戒為政者曰不學牆面蒞事惟煩與  
孔子斯言語意相類乃知二南者先王德澤之所  
被於民學之以達於政治之本觀民俗之化於為  
政最為至要矣此章或以為語所以取於詩之



方。是於蔽字不切。或以為使人得情性之正。是思字贅矣。故皆不從。

道之以政章。

此章朱注。盡之。唯解格為至於善者。未得耳。大宰氏曰。禮記緇衣篇。子曰。夫氏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氏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氏有遜心。鄭玄曰。格。來也。按緇衣夫子之言。與此章互相發明。格心對遜心。其義甚明。德禮所感。苗民之頑。猶且來格。況斯氏乎。孔叢子。孔子曰。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又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禎按。格。即前章衆星共之之意。

吾十有五章。

物氏曰。志者。心所專注也。太宰氏曰。心有所守。而弗移也。禎按。史記。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以此觀之。十五以前。未嘗無學。十五成童。至此其心蓋專於學也。或曰。知道之不可不必學也。是矣。

太宰氏曰。立者。卓然自立也。顏淵曰。如有所立。卓爾。



此文謂也。若儒行所謂自立特立皆此立也。禎  
按學記曰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蓋立者學既成其心毅然自立不為物變動之謂  
也。莊子曰德成之謂立亦可見。

仁者曰不惑謂心之所思欲自得其理而不惑於是  
非之間也。後篇曰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又  
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歟。照此二語  
則自曉惑字之義。禎按孟子亦曰四十不動心  
蓋四十強仕出謀發慮之義故至此則心能無惑  
於物理古之聖賢皆然。

太宰氏曰周衰而先王之道微若晨星當是時夫子  
若得志將必有所恢弘焉。今乃五十尚不得為大  
夫則是天令已不見用於當時審矣。則當修斯道  
以傳於後世是天之命夫子其任重於在位行道  
也。然此必待五十而後可知也。故曰五十而知天  
命若夫吉凶禍福死生之命君子所知何待五十  
乎。禎按夫子之知天命蓋知天独以斯道命夫  
子者審矣。故曰文在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  
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  
也。匡人其如予何。又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



達知我者其天乎。又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儀封人曰：二子何患於喪乎。失士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以道為任也如此。天之所命，夫子乃可知矣。其以教學為終身之事業，亦其所以知天命也。

仁齋曰：耳順者，毀譽之來，耳受而不逆也。禎按：凡人壯年時，血氣方剛，論語人言有逆耳，五十始衰，制王自是而後，血氣漸平，遇事益多，知明理熟，於是無復逆耳之言也。

朱子曰：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禎按：七十致仕之歲，禮有所優之，故雖孔子至此而不復事事著意而檢束，然左規右矩，自不踰法度之外，是所以為孔子也。

仁齋曰：此夫子自陳其平生學問履歷，以示人也。先言其志于學者，蓋言雖聖人之資，必待學問然後有所至，以歸功於學問也。自立而至於不踰矩，是其效也。一貫曰：夫子自畧言進德之序，以告門人，亦所以誘之也。



孟懿子問孝章

大宰氏曰。邢昺云。無違者。無得違禮也。王充論衡曰。毋違者。禮也。亦其證也。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凶。擇言。身凶。擇行。言滿天下。亡口。過行滿天下。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君子之施教也。必視其人。懿子大夫也。故於其問孝。告之以大夫之孝也。王充云。使樊遲不問毋違之說。遂不可知也。懿子之才。不過樊遲。故論語篇中。不見言行。樊遲不曉。懿子必能曉哉。王充此論固然。孔子但云毋違。不知其何所指。以所告樊遲觀之。則其為指禮明矣。夫子何故答懿子之。不詳。嘗竊思之。夫子之誨人也。不慎不啓。不悱不發。欲使懿子起疑難。而懿子不能然。於是夫子又恐其義終不明。故因告樊遲。以達其意耳。序記云。教人不尽其材。鄭注。材。道也。謂師有所隱也。又曰。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又曰。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由此觀之。夫子之。不。言。豈非教喻之道乎。



皇疏云御：車也。太宰氏曰於懿子見孔子時樊  
遲若侍側則應問問答之語而今孔子語之曰孟  
孫問葬於我對曰無違是似樊遲在外初未與  
聞問答。牟鼎曰孟夫子為大夫過于孟氏婦途  
語於車中也。

朱子曰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一貫曰懿子  
父孟僖子是時既亡。見九傳懿子問葬者泛問葬  
道也故夫子以生死祭三者語之。

禎按樊遲問無違之義夫子即對以禮其義本自明  
白。孟僖子使懿子學禮於孔子事見左傳是懿  
子事夫子而聞禮嘗熟故及其問葬也亦夫子對  
之獨以無違身然其語太簡而懿子不復問故慮  
其或不達申告諸樊遲以詳之欲使懿子聞而喻  
之也。又按家語曰父有爭子不陷無禮擅弓陳  
乾昔寢疾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  
使各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  
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殺是違父志而葬之以禮也  
國語屈到嗜艾有疾召其宗老而厲之曰祭我必  
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  
厲之子木。屈建曰不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



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豎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君子曰。違而道是違親志而祭之。以禮也。是可以見古人無違禮之一端矣。

孟武伯問孝章

仁齋曰。人子事父母之間。其當憂者。莫若疾病之最為可憂也。禎按。舊註以為孝子不妄為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耳。是看唯字甚重。然辭理不穩。帖且問孝。答以使父母憂其疾。亦非言之宜也。朱

註前說。文義頗覺順協。然其字所指不的。且問孝。答以父母之心。亦似不切矣。故今從仁齋。其字承上父母字。唯字意輕。蓋人子之可以致憂於父母。唯疾病為然。孝經曰。疾則致其憂。夫人子常以憂父母之疾為心。則自飲食居處。溫清定省。而凡愛養之誠。無所不至。孝子之情。於是乎為深切矣。以此語武伯者。蓋亦救其失歟。

子游問孝章

禎按。是字指上句。是謂此謂之謂。語例皆同。何晏集解。一說曰。人之所養。乃能至於犬馬。不敬則



無以別。孟子曰：養而弗愛，豕畜也；愛而弗敬，獸畜也。仁者曰：子身婢僕，以至於犬馬之賤，皆有養之。苟養親而敬，亦豈則與夫養卑賤者何所分別乎？禎按：何以別乎？言孝與養無以辨別也。包咸以為犬馬能養人，然如犬以守禦，不可謂之養。故不從坊記曰：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荀子曰：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耨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彙語文畧皆此章之意。

子夏問孝章

朱子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為孝也。九經終曰：顏延之云：善養親志者，必先和其色。朱注引祭義：近世有難之者，是祭祀之容，豈可引之乎？夫事死如事生，則祭義何不可引？家語：孔子曰：色不悅與？全文見呂賢和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顏解全原呂氏。

太宰氏曰：服，服役也；服事也；勞，勤勞也。禎按：說父



饌具食也。周禮疏饌陳具設之也。

字鼎曰曾是二字成辭詩曰終踰絕險曾是不意文  
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掎克曾是在位  
曾是在服後世文詞亦多用之。

程子曰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  
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与其所失而告之  
一貫云荀子曰正其衣冠存其顏色嗛然而終日  
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儒悍事無廉耻而嗜  
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此  
雖言其末弊然二性行之為此流風者也夫子

之戒之不亦宜乎。 禎按諸子尚孝問仁夫子對  
各以其一端是必於其人有所當矣。

吾與回言章

孔安國曰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然而識之  
一貫曰它日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  
所不說此不違之義也。

禎按終日不違如愚一句退一字句承上句言顏子  
退也省察也顏子退而後夫子省察其私也。

朱子曰私謂非進見請問之時。 太宰氏曰孔門諸  
子以進見孔子為公其他朋友相與及居家行事。



皆謂之私。

朱子曰。發謂發明所言之理。禎按。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異於諸子聰敏相問難者。是似不發明於夫子之言矣。然及省其私。顏子亦實足發明夫子之旨。則知其果不愚也。

視其所以章

邢疏。此章言知人之法也。

朱註。以為也。五井純禎曰。老子曰。眾人皆有以。河上公註曰。有以。有為也。莊子曰。子之所以者。人事也。朱註有據。太宰氏曰。禎其所以言語。所以作

事也。

太宰氏曰。觀覽觀也。由如由道之由。由君子之道者。為君子。由小人之道者。為小人。

又曰。察伺察也。安安而行之之安也。人無不有所安。所安者。性之身然也。禎按。文王官人曰。聽其聲。處其氣。考其所為。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以其前右。其後。以其見。古其隱。以其小。右其大。此之謂視中也。亦与此章意同。

邢疏。知人之法。觀察其終始。則人安所隱。匿其情哉。再言之者。深明情不可隱也。太宰氏曰。孔子言



視觀察此君子觀人之要訣也。如莊周所謂九徵者，特其目耳。夫視觀察亦須費許多工夫，豈一朝一夕所能盡哉。

溫故而知新章

皇疏：溫，燂也。邢疏：案中庸云：溫故，鄭注：溫讀如燂。溫之溫，謂故學之熟矣。後時習之，謂之溫。左傳：哀十二年，子貢曰：盟可尋也，亦可夷也。賈逵注：尋，溫也。言人旧學已精熟，在後更習之，猶若溫燂故食也。太宰氏曰：按尋字，本用燂。溫之義，故左傳以尋對夷，後人加火作燂，以別尋繹之尋耳。

皇疏：故，謂所學已得之事也。溫，燂之，不使忘失。是月無忘其所能也。新，謂所學新得者也。知新，日知其所忘也。禎，按，故与新對，故為故所學者當矣。或以為典故，故實之故者，未得也。

禎，按，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也。子孟蓋為師實難矣。學記曰：能博喻然後能為師。文又曰：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是言為師之難也。中庸：溫故而知新，以君子稱之。論語：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以好學言之，蓋好學之君子，而後可以為人師也。

君子不器章



序鼎曰。學記云。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森。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士學道以成德。不可以一蕪名之。故亦不器也。 禎按。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蓋德如此。而後可以為人上也。樂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此之謂也。荀子曰。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相高下。視境肥。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若夫謫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君子之所長也。此言亦可以解是章之義。

子貢問君子章

此章朱注。盡之。 禎按。先行而慎言。固君子之常行。然子貢能言之士。則亦未戒意不存矣。

君子周而不比章

皇疏。周是博遍之法。故謂為忠信。比是親狎之法。故謂為阿黨耳。 禎按。而言。周名亦有惡。比名亦有善。故春秋傳云。是與比周。 文。針易卦有比。則是輔。論語曰。君子義之與比。孫綽云。理備故稱周。無私。



故不比也。邢疏：忠信為周，魯語文也。朱子曰：忠信非以訓周也。忠信則無彼此於人，周之道也。太宰氏曰：君子尚義，故周而不比；小人趨利，故比而不周。禎按：君子心在忠信，故周；小人心在營己，故比。夫子曰：君子於為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於為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亦与此章義相發。

學而不思章

包咸曰：學而不尋思其義理，則罔然無所得。太宰氏曰：譬猶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此之謂罔。

字鼎曰：經解云：詩之失思，昏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皆不思之所致也。仁齋曰：思而不學，則師心自用，故殆。禎按：殆如多見闕殆之殆，言所行危殆也。

一貫曰：荀子曰：君子博學而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勸學博學，學也；參省，思也；知明而行無過矣，不罔殆也。禎按：知明是不罔也，無過是不殆也。

禎按：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子張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可知學問須思而成矣。故學而不思，則雖學猶不學也。如朱儒以思



為窮理固是矣。然至欲即凡天下之物而盡窮其理則亦太浩蕩。是乃思而不學之失。與所謂好知不好學之蔽一矣。故古之道學思必相須也。

攻乎異端章

何晏曰。攻治也。朱注。范氏曰。攻專治也。皇疏。古人謂學為治。故左史載人專經學。尚者皆云治其書。治其經也。五升氏曰。荀子曰。治列子禦寇之言。莊子曰。治詩。春禮樂易春秋六經。攻訓治者。猶訓為也。孟子曰。固矣哉。高叟之為詩也。周禮。攻金攻木。是攻金者不攻木。攻木者不攻金。謂專為其業也。太宰氏曰。韓昌黎有云。術業有專攻。是也。君子學欲博而攻欲專。禎按。春甘誓。尤不攻于尤。右不攻于右。詩靈臺。庶民攻之。亦皆攻訓治。何晏曰。異端不同歸者也。皇疏。此章禁雜學諸子百家。一貫曰。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荀子曰。百家之說不及先王則不聽也。此章異端即小道百家也。禎按。家語。政在異端乎。說苑。作政者異乎。韓詩外傳。序異端。使不相悖。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茅子人人異端。皆言異端緒也。中庸所謂索隱行怪之類。亦是

為窮理固是矣。然至欲即凡天下之物而盡窮其理則亦太浩蕩。是乃思而不學之失。與所謂好知不好學之蔽一矣。故古之道學思必相須也。

攻乎異端章

何晏曰。攻治也。朱注。范氏曰。攻專治也。皇疏。古人謂學為治。故左史載人專經學。尚者皆云治其書。治其經也。五升氏曰。荀子曰。治列子禦寇之言。莊子曰。治詩。春禮樂易春秋六經。攻訓治者。猶訓為也。孟子曰。固矣哉。高叟之為詩也。周禮。攻金攻木。是攻金者不攻木。攻木者不攻金。謂專為其業也。太宰氏曰。韓昌黎有云。術業有專攻。是也。君子學欲博而攻欲專。禎按。春甘誓。尤不攻于尤。右不攻于右。詩靈臺。庶民攻之。亦皆攻訓治。何晏曰。異端不同歸者也。皇疏。此章禁雜學諸子百家。一貫曰。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荀子曰。百家之說不及先王則不聽也。此章異端即小道百家也。禎按。家語。政在異端乎。說苑。作政者異乎。韓詩外傳。序異端。使不相悖。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茅子人人異端。皆言異端緒也。中庸所謂索隱行怪之類。亦是



與聖道異端者。其它如楚九史倚相所誦。雖古之時。豈無百家衆技哉。孔門禁異端。因終不傳耳。蓋此章之義。通凡治術業者。而皆當然矣。然篇中言學者皆主聖道。故此章亦就學道者而戒之。可知矣。

禎按。斯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之。斯語辭也。

冢田虎曰。此章與道不同。不相為謀之語。相發。士君子不篤信而好學。或治異端之術。則志有所流。而害於道也。譬猶攻金木之工。不專一已業。則害於其巧矣。

由誨汝知之乎章

邢疏。孔子以子路性剛。好以不知為知。故此抑之。太宰氏曰。家語曰。子路盛服見於孔子。子曰。由是倨者何也。云云。由志之。吾告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仁且智。惡不足哉。三怨篇荀子亦載此事。而故君子以下二十字。作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三十一字。韓詩外傳亦載此事。而故君子



以下。作故君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為能之。不能為不能。行之要也。然則論語所記孔子之言。本因子路盛服。倨而登也。字鼎曰。豕語曰。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是故多聞多見。闕疑。亦不知為不知也。曾子制言曰。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惑闇。蓋不知為知。則其弊亦如是矣。

子張學于祿章

禎按。此章朱注。盡之。唯其曰。救子張之失者。未見其意。蓋博學而慎言行。學問之道。本然。故夫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餽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正與此章其義相發。

哀公問曰章

皇疏。哀公失德。民不服。而公患之。故問孔子。

朱子曰。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

太宰氏曰。瑯琊代醉編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言舉直而加諸枉之上。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言舉枉而加諸直之上。則民不服。錯猶置也。此孫繼和之說也。若諸家之解。何用二諸字。按繫辭云。舉而錯之天下之民。樂記云。舉而錯之天下無難。



矣。由是觀之，舉錯只是一事之次序。孔子但言舉直，舉枉而已，非言錯枉錯直也。異日告樊遲亦以此，而子夏因言舜舉皋陶，湯舉伊尹而已。未始言錯枉者焉，其義可知也。漢以來諸儒不知舉錯字義，以舉与錯為反對，文辭中用之，以為用捨之義，謬哉。顧按枉即枉道之人，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孟子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素舂曰：枉士無直友。賈誼新舂曰：衆枉聚而矯直，皆枉与直對，其義可見。

季康子問章

包咸曰：莊嚴也。朱子曰：容貌端嚴也。

鄭申甫曰：老吾老是孝，幼吾幼是慈。顧按：上行而  
下化，君子之道為然。旧注以慈為慈於民者，蓋非。  
包咸曰：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勉。邢疏：民  
相勸勉為善也。

張芑山曰：康子意在責民，聖人只令反己。顧按：以  
下篇康子問政及患盜章參觀，則康子之薄於躬  
行，亦可知。故康子患民之不敬忠，夫子則使之反  
求於己也。



或謂孔子曰章

一貫曰。左傳云。孔子為魯司寇。或人之問。豈在其時乎。當此時。魯人仰瞻孔子聖德。望其為政久矣。而夫子新從國政。因循舊政。不事規正。或人所以問也。禎按。孔子為魯相。左氏無文。定公十年。夾谷之會。孔丘相。是儼相之相已。而家語荀子史記。則曰。孔子為大司寇。掇相事。是或錯認左傳之文邪。將有所傳邪。夫子嘗曰。如有政。吾其與聞之。然則其為司寇時。與聞國政者。亦可知矣。蓋夫子之為政。以德行為本。以風化為務。家語史記。記夫子之德化者可觀。而如法制禁令。則一因循舊章。無所復更張。而或人意。望夫子之有所為。故有是問也。蓋古先聖王之道。皆莫不以德化為本也。觀他夫子之告君大夫者。亦皆然也。此章之義。乃可推知已。旧注以不仕辭不為政。於辭不穩。且篇中言及政者。皆以德為政之意。故此章亦就為政之上而看之可也。

包咸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于兄弟。善於兄弟。施行也。物氏曰。書今本無孝乎二字。脫耳。字鼎曰。九書之文。古今或異。



字鼎曰。周官曰。敬爾有官。亂爾有改。有並詔助。大學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又曰。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曰。是亦為政。豈不然乎。

禎按。孔子非不為政。而或人意望其有所更張。故曰子奚不為政。是蓋不達於聖人德化之意。故夫子對之曰。孝友化民。是亦為政也。子意以何其為為政乎。有所疑於或人之問者。乃所以喻之也。

人而無信章

包咸曰。大車牛車也。軛者。轅端橫木以縛軛者也。小車駟馬車也。軛者。轅端上曲鈎衡者也。皇疏。端頭也。古作牛車。二轅不異。即時車。古時則先取一橫木。縛著兩轅頭。又別取曲木為軛。縛著橫木。以駕牛脰也。即時一馬牽車。軛猶如此也。馬所載軛。故曰小車。四馬共牽一車。衡橫也。四馬之車。唯中央有一轅。轅頭曲向上。名此曲者為軛也。橫一木於轅頭。特置曲軛裏。使牽之不脫也。鄭玄曰。軛穿轅端著之。軛因轅端著之。邢疏。大車平地載任。



之車。說文云。輓。大車轅端持衡者。輓。轅前也。小車。兵車田車乘車也。說文云。輓者。車轅端持衡者。蕪子由曰。君子之欲交於物也。非信無自入矣。譬如車。輪輿既具。牛馬既設。然而判然二物也。夫將何以行之。惟為之輓輓以交之。而後輪輿得藉於牛馬也。車與馬得輓輓而交。我與物得信而交。金石之堅。天地之遠。苟有誠信。無不通者。然後知信之輓輓也。

十世可知也章

物氏曰。十世可知也。古者之言。子張疑而問之。禎按。古者相傳而有是言。而子張疑之。不然則其問殊覺突。且漫然問十世之後。亦可謂無用之辨。不急之務矣。

物氏曰。父子相受為一世。禎按。舊說以為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然而不聞稱三代曰三世。殷鑿不遠。在夏后之世。亦指夏桀之世而已。且雖百代可知。其言不亦太漫乎。故曰說難從。

朱注。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脩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



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朱子曰：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經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禎按：大傳曰：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也、尊、也、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由此觀之，禮之所因，所損益，可知矣。

大率氏曰：繼，謂革命也。字鼎曰：殷之於夏，周之於殷，其德相繼者也。故所損益可知焉。彼秦也，漢也，非繼周者，故所損益如彼爾。禎按：繼者，如夏之受于虞，湯武之應天而革命是也。孔子在周言之，故其或云者，不必之辭。若夫有繼周而王者，雖在百世之後，其所因所損益，則以殷周推之，而可知也。管子曰：不知來者視之往，墨子曰：以往知來，以見知隱。淮南子曰：望於往世之前，而視來事之後，蓋推往事以知來世，君子之道乃然。故夫子之對子張者如此也。前二可知乃知往，後可知乃知來。



所指雖有異語意固不相戾

非其鬼而祭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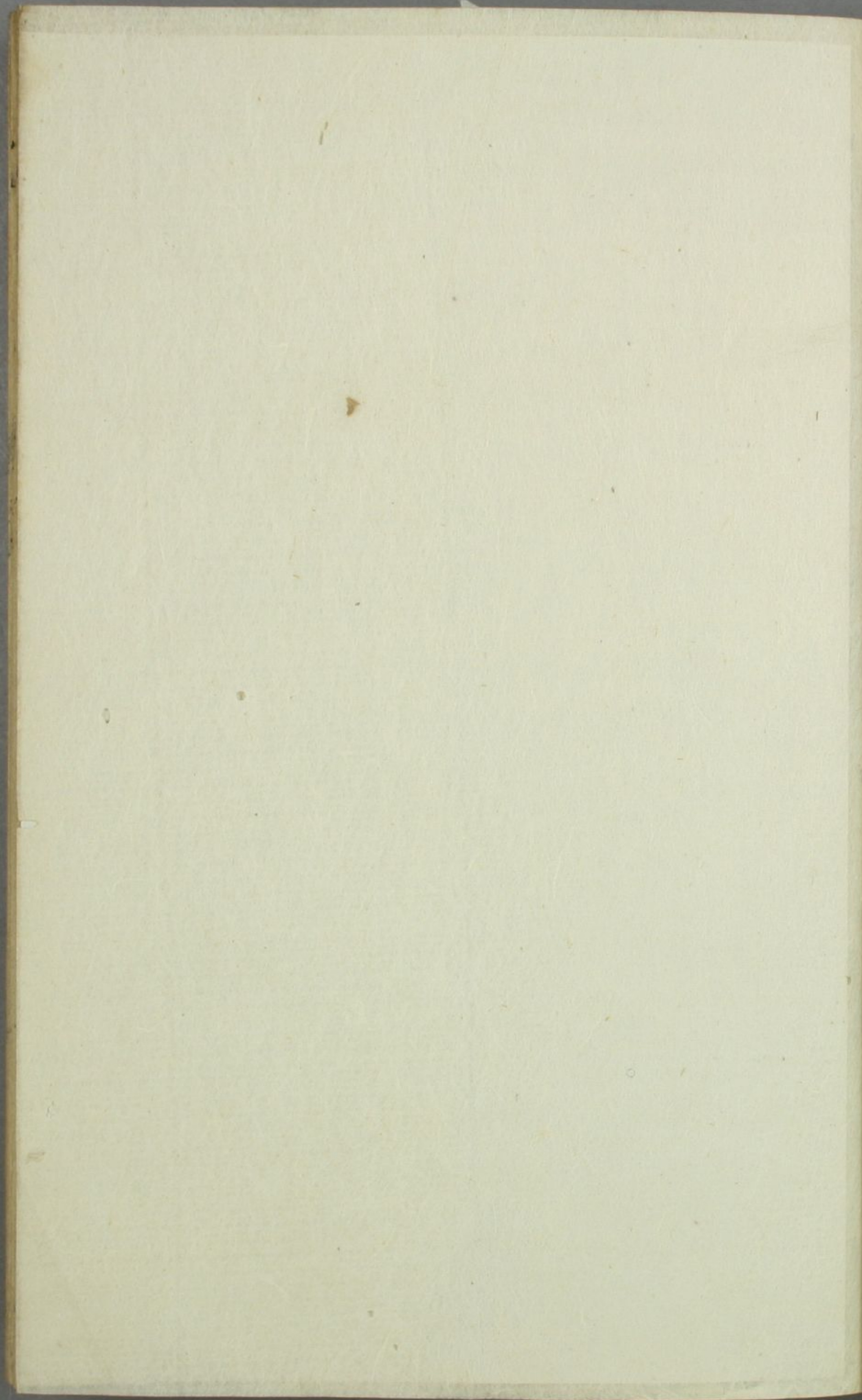
鄭玄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詭以求福也。太宰氏曰。左氏傳。狐突曰。神不散非類。民不祀非族。甯武子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曲禮曰。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鄭注曰。妄祭神不饗。

孔安國曰。義所宜為而不能為。是無勇也。太宰氏曰。凡人患不知義。今既見義矣。不宜有所顧慮。而猶豫不為。是無勇也。

大全陳氏櫟曰。此章欲人不惑於鬼之不可知。而惟用力於人道之所宜為。他日夫子語樊遲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亦以鬼神對義而言。与此章意合。

勿軒熊氏曰。此篇五章言政。皆以德為本。曰孝友曰孝慈。自一身一家而推之。言孝四章。行之於家者也。言行二章。行之於身者也。餘多言悖。凡讀各觀人之法。君子小人。吾道異端之辨。亦具焉。末後二章。言禮樂。為後篇起頭。



This page is a ledger or account book page, featuring a grid of vertical lines that create ten columns. The lines are dark and slightly irregular. There are a few faint markings on the page, including a small dark smudge near the bottom center and some very light, illegible traces of text or numbers. The page is otherwise blank.



草稿

論語折衷

八

三



類音卷之一 終 終 命 言

關 諸 節 帝 詩 蘇 古 愿

論語折衷二

據集覽本

八佾第三

邢昺曰此篇論禮樂得失也

首章

邢疏云此章論季氏僭用禮樂之事謂者許論之稱  
禎按季氏僭禮樂蓋非一日矣此章止稱季氏則  
不必的指其人可也

馬融曰佾列也 至終

邢疏祭統云昔者周公有勲

勞於天下成王康王賜之以重祭朱干玉戚以舞  
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又明堂位曰



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受王者禮樂也然唯得於文王周公廟用之禎按諸侯不敢祖天子魯恐無敵王若用之他廟為僭也故昭二十五年公羊傳稱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答曰朱于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是昭公時僭用他廟也

韋昭曰八人為佾備八音也 王守泰曰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此杜預何休說也然以愚論之舞者所以節八音八音克諧然後成樂必以八音為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可若每列遞

減至士止餘四人則八音不具豈復成樂衰公十一年鄭伯賂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為列宇昂引宋書傳隆之說亦同此蓋王氏所本

宇昂曰郊特牲云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昭公二十五年將禘於衰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然則其僭也久矣舞於庭古注曰於其家廟舞之邢昺據以為家廟之庭詩云碩人喙公庭萬舞今上曰季氏而曰於庭其為家廟之庭明矣 禎按三家皆建桓公廟而用天子之禮樂



是擬公室也蓋因此其他廟亦僭用之矣

朱註季氏以大夫云：至何事不可忍為謝氏曰季

氏忍此矣至終徐岩泉曰是字指僭八佾賴

按上也字是則字之意忍字詩所謂先祖匪人胡  
寧忍予左傳令尹子上曰是人也蓬目而豺声忍  
人也申亥曰君不可忍惠不可弃晉語驪姬曰有  
父忍之况國人乎皆同意

三家者章

皇疏魯桓公之嫡子莊公為君而庶子慶父叔牙季  
友也仲孫是慶父之後叔孫是叔牙之後季孫是

季友之後子孫皆以其仲叔季為氏並是桓公子  
孫故稱孫亦曰三桓仲孫氏改仲曰孟孟者庶長  
之稱也邢疏卿大夫稱家物氏曰者字無意  
義如三子者之者

馬融曰雍周頌云：至亦作此樂字鼎曰周禮樂

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小師職大祭祀徹歌大饗  
亦如之鄭玄謂歌雍然則祭祀及饗以雍徹器者  
天子之禮也

毛萇曰相助也禎按物氏解相為僭相字鼎辨之

曰僭相祭祀宗伯所掌諸侯助祭自有其事何必



為儋相也

按周禮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詔相王之禮

朱子曰辟公諸侯也

宇鼎曰諸侯者兼內外之稱

畿內諸侯二王之後亦在其中辟公其尊稱猶天

子言辟王也

包咸曰穆二天子之容

邢疏曲禮云天子穆二雨

雅毅詰云穆二美也

朱子曰深遠之意

禎按

穆二蓋有恭敬之容也諸家說并觀而其義備矣

朱註雍詩之詞云二

至終

古義當時之人云二至

其間而改之也

禎按三家僭天子蓋自其設公

廟來慣以為常恬不之省故夫子舉其辭之尤易

見者以明示其非也朱子以無知妄作罪之仁裔

以不學責之亦有故也夫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

至

皆非也

揚升菴曰程

子之論正矣其事則未之詳考也魯用天子禮樂

魯之末世失禮也非始於成王伯禽明堂位之作

周末陋儒之失辭也不可以誣成王伯禽昔成王

命君陳拳二以遵周公之猷訓為言猷訓之大無

大於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按呂氏

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使成王果賜伯禽

則惠公又何復請之禮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



成王既賜康王又何加焉此蓋不能自掩其偽矣  
云：王世貞曰揚子辨矣美矣然而未覩于故  
也云云成王之於周公師之者也以尊則叔父也  
以親則為其父弟者也存而負宸以行天子之事  
沒而崇以天子之禮樂夫誰曰不可且以周公之  
功與舜禹並而尊親過之不復子則禫而帝復子  
則祀而王聖人之所以崇德報功也雖然必舜禹  
生而可以行天子之事必周公歿而可以用天子  
之禮樂必孔子而萬世可以天子之禮樂報外此  
則又非也 禎按諸家說皆不為無其理今並錄

以存異同不敢輕議古聖賢矣

人而不仁章

朱註如禮樂<sup>何</sup>言禮樂不為之用也李氏曰禮樂云  
云至終 冢氏曰仁德之本也禮樂德之則也人  
而不仁其本既無焉雖用禮樂而不為禮樂之用  
其所見者徒威儀節奏而已也 一貫曰夫忠信  
質也禮樂文也有質而後文可施小記曰其受和  
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  
不虛道譬之猶皮之於毛也人無其德則無所施  
家語曰薄於德於禮虛亦此意 禎按諸說皆得



章旨蓋禮樂者所以成德也然苟不主忠信志於仁則禮樂徒為虛文如三家用禮樂適足飾其非耳可見人而不仁禮樂不為之用矣

林放問禮之本

朱註盡之

首至終

字鼎曰易治也檀弓曰易墓非古也檀弓又曰子路曰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易者禮有餘之謂也易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亦此章之謂矣一貫曰易當作具字似而誤夫內有忠信之實外有禮儀之飾而後為彬

彬君子是之謂中行自中言之忠信本而禮文末也世赴末之弊遂恣奢侈不忌忠信林放之問合夫子從先進之意故曰大哉奢具儉戚皆非禮之中也而奢與具去本遠矣儉與戚不離其本故夫子取之禎按一貫易作具亦一說喪具字見檀弓記曰禮有本有文是以文對本則儉質者禮之本而儀文為禮之末可知矣

夷狄之有君章

古註包氏曰諸夏中國也無也皇疏此章重中國賤蠻夷也言夷狄雖有君主而不及中國無君也



孫綽曰夷狄強者為師理同禽獸 邢疏此章言  
中國禮義之盛 宇鼎曰秦楚吳越之強盛可謂  
有君矣然夷狄而無禮樂魯衛宋鄭之衰弱可謂  
無君矣然華夏而有禮樂猶勝夷狄有君焉魯一  
變至於道豈非禮樂之故哉 禎按八佾一篇皆  
論禮樂此章雖不言禮樂亦章旨在貴禮樂也曰  
諸夏之亡者非言賓亡君極言夷狄之不及諸夏  
也夫夷狄之無禮義雖有君長亦是以強力服人  
者其去禽獸不遠焉耳

季氏旅於泰山章

馬融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  
臣祭泰山非禮也 鄭玄曰禮註旅陳也陳其祭  
事以祈為禮不如祀之備也 邢疏王制云諸侯  
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泰山在魯封內故魯得  
祭之今季氏亦祭故云非禮 皇疏不能謂季氏  
朱註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 皇疏不能謂季氏  
豪僭雖諫不能止也

包氏曰神不享非禮云云 至終 朱註嗚呼歎辭云云  
至厲冉有也 禎按林放尚能問禮本不可謂泰  
山之神而不如林放則其不歎其徒文虛禮也必矣



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互語曾是以為孝乎語勢同

君子無所爭章

王肅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 皇疏他事無爭而於射有爭故云必也射乎 邢疏射者爭中正鵠 朱註君子恭遜云云 至終 物氏曰按儀禮射時升降皆揖讓飲射爵時亦揖讓升降也 序鼎曰射義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然則其爭者乃其儀也非

心爭之不亦君子乎 一貫曰小人之爭也主利君子之爭也主義主利故欲勝而取人主義故欲勝而與人亦行之以揖讓所以為君子之爭也 家註揖讓而升下一句而飲一句 禎按射必有耦射儀又有勝者不勝者之文以此觀之則爭即爭勝否也蓋爭中而已矣

子夏問章

朱註自首至黑白分也 自子夏疑至故問之 太宰氏曰按盼字目旁作分別之分俗誤作盼非也說文詩曰美目盼兮从目夨声匹覓切盼恨視也从



目兮声胡計切

古註自鄭玄曰至成其文自孔安國曰至禮後乎

徵自蓋詩素以為絢兮謂傳粉也至此章之義也

太宰氏曰周禮考工記云畫績之事雜五色又曰凡畫績之事後素功鄭注素白采也後布之為其易漬汙也

朱註自起猶發也至皆可與言詩太宰氏曰起發

也興也詩詞但言佳人既有美質又能修其容儀

子夏尚諸夫子而夫子告之以畫績之法詩詞本

無禮後之意孔子亦未之考也今因子夏之言忽

通其義是自子夏發之又孔子亦因以興起也故

曰起予者高也蓋喜之也朱註楊氏自孔子曰

至尾古義自此章子夏之所問至為至論也

禎按此章本文義不明了今姑從古註而解之禮

器所謂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

不虛道蓋此章之大旨也

夏禮吾能言之章

朱註蓋之自首至終古義自文獻若足至不欲言無證

之說也自中庸曰至終徵自無徵則民不信至

此章之義也以上十字一貫云上章禮以威儀動作

并魯曰此章孔  
語不傳夏殷之  
也



言修身之禮也此章禮以典禮制度言治國之禮也  
也 宇鼎曰孔子無師故亦能知夏殷之禮非臆  
度也 又曰凡以物相饋下之於上曰獻故賢而  
在下亦謂之獻故益稷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大  
誥曰民獻有十夫洛誥曰其大惇典殷獻民皆謂  
不仕者酒誥所謂獻臣亦謂小臣也 按此說近奇然亦為有據  
禎按書云無誓之言勿聽夫子不言無誓之言  
故曰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惇質諸鬼神  
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夫子之言其正大  
明白如此宜乎萬世信而崇奉之

禘自既灌章

古註盡之 自首至終 毛奇齡曰禘祭有三一是大禘大  
傳喪服小記所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  
自出以其祖配之而國語与祭法則皆云周人禘  
嘗而郊稷是也一是吉禘春秋閏二年吉禘于莊  
公杜預何休輩皆以為合群廟祧廟之主升食于  
太祖即是禘祭然變名稱禘文二年大事于太廟  
公羊所謂大事是禘是也杜預註左傳曰大事是  
禘何休註公羊曰大事是禘則在禘原有禘名也  
一是時禘即時祭之一王制云春禘夏禘祭統亦



云春祭曰禘夏祭曰禘而郊特牲与祭義則皆云  
春禘而秋嘗然總是時祭是也 宇鼎曰有禘嘗  
有禘禘有郊禘禘嘗謂四時祭也然是夏殷之名  
周改春祭曰祠夏祭曰禘禘禘之禘孔穎達曰禘  
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群祖謂之  
禘禘者諦也言使昭穆之次審諦而不乱也郊禘  
之禘蓋禘者冬至之日祭昊天於圜丘郊者建寅  
之月祭上帝於南郊則禘之与郊固是二祭也然  
凡大祭曰禘祭天曰禘則亦禘耳圜丘在郊則  
禘亦郊耳而此章是謂禘禘也

皇疏灌者獻也酌鬱鬯酒獻尸灌地以求神也禮禘  
必以毀廟之主陳在太祖廟未毀廟之主亦升於  
太祖廟序諦昭穆而後共合食未陳列主之前王  
與祝入太祖廟室中以酒獻尸尸以祭灌於地以  
求神祭統云君執圭瓚灌尸太宗執璋瓚亞灌郊  
特牲云灌以珪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  
氣也

宇鼎曰按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踞  
僖公杜預曰大事禘也傳曰踞僖公逆祀也君子  
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



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矣云云仲尼曰臧文仲不知者三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禮器曰孔子曰臧文仲安禮夏父弗縶逆祀而弗止也又按魯語曰夏父弗忌為宗烝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蓋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且嘗臣於閔廟坐宜次閔下而文公僖公子故弗忌升之閔上以媚於文公也又按定公八年從祀先公傳曰陽虎欲去三桓順祀先公而祔焉杜預曰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然則順祀雖禮也以陽虎所為故後不遂之復行逆祀耶不然夫子之語在未順祀之時爾 禘按此章夫子不欲觀之義未得詳考古註稍為有據因姑從之

或問禘之說章

朱註自首至非或人之所及也自示與視同至明且易也 古義自蓋治天下之本至不足與知禘之說 字鼎曰禘禘之說非凡庸之可知故或人問而答以不知既答以不知又使其非可語也凡祭之稱禘不一而其義皆大矣仲尼燕居曰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



也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一貫曰或問禘之說夫子答之以不知也重難其義謙而不敢當知也切問之則將語其義而或人不復問夫子乃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掌乎蓋誘而使之問也而或人遂不問記者摸其狀以傳焉所以惜之也夫外祭莫大於天地內祭莫大於宗廟宗廟之祭莫大於禘中庸曰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夫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其所謂仁者不由孝而何以哉 禘按周時祭無禘名春曰祠夏日禴而其有禘禘或於春或於夏夏禘則不禴春禘則不祠耳戴記所論皆以時祭言之此章獨以禘言之者舉禮之大且備者也前篇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章蓋可以解此章之義

皇疏或人聞孔子不欲觀禘故問孔子以求知禘義之舊說也 孔安國曰答以不知者魯君諱也 太宰氏曰當合上章為一章 龜井魯曰句法与



管仲之器小哉章一例 禎按皇疏以下諸說可  
以備一說然論語中稱或不錄其名者皆不可  
與之言者也故記者輕其人而略其名也且逆祀  
之非禮固不与禘祭之義相關則夫子未必諱言  
之矣以此觀之則前說近勝

祭如在章

古註自首至終 朱註自程子曰至祭神主於敬自  
范氏曰至由已以致之也 太宰氏曰玉藻云凡  
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鄭玄曰如覩其人在此  
也 序鼎曰祭如在古語也此章蓋記所聞併錄

孔子之言也祭如在論祭者也按檀弓曰唯祭祀  
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子游曰始死  
晡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見其饗  
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  
郊特牲曰腥肆爛膾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  
盡其敬而已矣 一貫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二  
句蓋古語小記曰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  
如不欲生敬而致之又從而思之是之謂如在荀  
子曰齊戒修飾几筵饋薦如或饗之物取而皆祭  
之如或嘗之賓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即位而哭如



或去之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狀乎  
無形影是追遠之事報本之仁也 禎按祭如在  
事祖考如其人猶在也百神本無形骸之可見故  
重曰如神在以言其敬意同也

龜井魯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皆夫子之言中間  
挾子曰夢文也與柴也愚章一例 禎按此亦一  
說李氏富於周公章蓋亦此例

王孫賈問章

朱註自首至故以此諷孔子自逆理則獲罪於天至  
亦不可媚於奧也 徵自王孫賈托禱祀言之至

所以為孔子之言也 太宰氏曰詩云豈第君子  
求福不回媚於奧若灶是求福而回者也苟求福  
而回所以獲罪於天也其將焉禱而得免故曰獲  
罪於天無所禱也 序鼎曰邢昺曰古者為室戶  
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為深隱故謂之奧而  
祭及尊者常處焉曲禮云凡為人子者居不主奧  
是也月令五祀春祀戶夏祀竈中央祀中霤秋祀  
行鄭玄曰竈在廟門外之東 一貫云當此時強  
臣執國命擅威福人主束手乎上無有所豫故時  
俗有此諺也此章疑在夫子適衛時欵蓋王孫賈



欲援夫子不敢顯言假俚言詛之夫子知其意所在亦以譬喻答之孟子曰夫子在衛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事与此類

周鑿於二代章

朱註自二代夏商也至終 徵自如儀監於殷之監至以時也 宇鼎曰檀弓云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又曰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魯殷坊記云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冢示民不僭也子云死民之卒也吾從周中庸云

吾說夏礼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礼有宋存焉吾學周礼今用之吾從周檀弓又云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翬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綯練設夏也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家語云兼用三代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蓋世不必用周礼故孔子於夏殷周亦有所擇而諸弟子葬之得兼三礼爾孔子雖有德然無其位非作礼樂者上之人興礼樂而用孔子則從周也 一貫云夫周文王以至德肇基武王次之除殘賊而安天下周公輔成王監夏殷而損益之



制禮樂以立周家之典制備成文武之業所以郁  
郁乎文也刑措之治八百之祚職此之由及夫子  
時雖禮樂壞崩文武之道猶未墜地若有明王興  
而振起之則西周之治不為難也夫子之耋老深  
欽慕周公之功有時乎癸於夢寐此章玩味辭氣  
豈其壯時之言與 禎按是章即夫子所以憲章  
文武之義也

子入大廟章

公羊傳云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 朱  
註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

本註自孔子自少  
王因此而議之

孔安國曰 自鄆孔子父 至不當復問。序鼎曰孔子  
父名紇字叔梁為鄆邑大夫魯人稱邑宰以人宋  
亦然春秋傳謂叔梁為鄆人紇宋有廚人濮亦猶  
齊楚以公晉以大夫也之子稱少年辭輕夫子故  
以此稱之也 太宰氏曰春秋有武氏子仍叔之  
子公羊皆以為譏尤氏云仍叔之子弱也繫辭云  
顏氏之子蓋亦親而狎之之稱也 太廟禮國  
之大事也及其入必每事問諸宗祝及先輩更事  
之人

春秋繁露曰孔子入大廟每事問慎之至也 孔安



國曰雖知之當復問慎之至也 朱註自敬謹之  
至至尹氏曰云：謹之至也 龜井魯曰此章之  
義孔安國朱熹盡之尤傳每日禮也非禮也以斷  
其事之得義與否可以明證

射不主皮章

古註自首至兼取和容也 徵自按鄉射記曰至張  
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 自古有禮射焉至謂其力  
穿甲札 毛奇齡曰禮射張侯主皮之射張獸皮  
武射不張侯并不張獸皮直取甲革椹質而射之  
周禮司弓矢云射甲革椹質圍人註亦有充椹質

文蓋主皮者力射也矢至于皮非力不能孟子曰  
其至爾力也不主皮者禮射也其容射比于禮其  
節比于樂雖祭必祈中而不止於祈中者以為禮  
也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五物詢衆庶主皮即五物  
之一又何嘗不主皮然而曰和曰容曰興舞不止  
此矣則不主皮矣推之而大射賓射燕射猶是矣  
馬融曰自為力至終 皇疏古者役使人隨其強弱  
為科品周末則一概使之無復強弱三科 徵按  
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  
至與禮射相關者如此矣 太宰氏曰為如字作



也按莊子則陽篇云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  
誅不至莊子言當時之政如此乃反古者為力不  
同科之道者也 字鼎曰當孔子時貧富兼并強  
弱無別而同為一科故夫子非之也馬氏三科無  
所考故不取也

朱子曰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一貫云大夫士  
為射尚禮不尚力也庶人就力役老壯異任者仁  
恕及於庶民也 禎按古之道也此一句斷上二  
事之非也朱註以為為力不同科一句釋上文然  
則古之道也一句似贅文勢頗覺不穩矣且以主

皮為貫革亦恐失考故今從古註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朱註自首至終

徵云周禮大史職頒告朔于邦國

意者天子既告于廟而以其所告于廟者頒之諸  
侯故曰頒告朔按文公十六年公羊傳曰公曷為四  
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  
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  
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解論語者謂魯自文  
公不視朔據公羊之文焉 太宰氏曰范甯注穀  
梁云是後視朔之禮遂廢故子貢欲去其羊注云



牲生曰籩蔡清曰有司備之則生未殺若時君告朔則殺而用之 序鼎曰告朔春秋謂之告月文公六年曰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又玉藻所謂聽朔春秋謂之視朔又周禮朝享即春秋所謂朝于廟也傳或謂之朝正孔穎達曰用特羊告於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其日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享其歲首為之則謂之朝正夫告朔也視朔也朝享也同日為之而告朔最重故傳曰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一貫云人君每月朔朝廟而告焉籩以特羊亦事亡如事存之意所以教民孝也 禎按此章蓋是夫子仕魯而為大夫子貢亦仕魯時之事

事君盡禮章

古註自首至終 朱註自首至明禮之當然也 仁齋曰此夫子傷當時之薄俗而歎之也 太宰氏曰禮者敬而已矣盡禮所以盡其敬也 序鼎曰夫孔子之盡禮也如鄉黨所載及拜下之類自時人觀之如過恭敬然猶入太廟而每事問自或人觀之如不知禮然彼皆不知禮故也 禎按至周末君失權臣擅威福大夫士驕僭慣以為常列國



皆然魯最為甚夫子所以有此歎也

定公問章

古註自首至終

朱註自首至終

古義自以尊臨

卑至所以為天下之極也 字鼎曰左傳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公曰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云云魯自先君既失禮而其有三

桓不啻如齊有陳氏故夫子答定公亦以此也人君問為君之道固其宜也而問為臣之道何也公室微三桓強而君臣不和故定公患之也 一貫云公家之衰所由來有漸非一旦之力所能反也如急遽欲折其威收其權則事勢之所激或致不測之禍昔者齊景公問柳田氏之方晏子對以唯禮可以止之是晏子之言合符於夫子云云 禎按字鼎援左傳晏子以禮抑陳氏之言以解此章以時勢察之亦庶乎有理矣然本文定公之問唯曰使臣事君而夫子答以禮與忠二者是即當然



之理而已矣未必見抑臣之意前說似勝

### 閔睢章

朱註自首至害於和者也古義自蓋閔睢之樂至

始閔睢之亂章參看徵自左傳季札觀於至言

其得中和之聲也字鼎曰閔睢后妃之德而其

德正故其聲如此禎按此篇皆言涉禮樂者以

類錄之則此章亦主樂而論之也毛詩閔睢序云

閔睢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

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閔睢之義也是

序者敷衍論語之文而為之說者然閔睢詩亦自

有此義矣

### 哀公問社章

古註自首至便云使民戰栗皇疏夏居河東河東

宜松殷居亳亳宜栢周居豐鎬鄆鎬宜栗也朱

註自首至附會其說與古義自古者建邦立社

至新人之觀聽字鼎曰春秋哀公二十五年傳

曰陳侯免擁社杜預曰免喪服擁社抱社示服

周禮大司徒職曰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

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

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夫社有主社主謂



之社周禮左傳有明文 禎按此社卽左廟右社  
之社祭法所謂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諸侯為百  
姓立社曰國社是也若里社則各以其野之所宜  
木枌榆社櫟社之類是已此章松栢栗是以三代  
王都之社言之也而侯國亦從王都之制而用之  
欵毛奇齡以為社主用石而不用木然是經無明  
文周禮大祝有設軍社之文是曰設則別設其主  
欵左傳軍行祝奉以從者卽此欵古註以下皆據  
周禮大司徒之文而為說今姑從之三代異社主  
之義古註朱註皆用土宜之說仁齋以為王者受  
命改制以新人之視聽蓋併二說而其義全矣

皇疏云夏稱后氏殷周稱人者白虎通曰夏以揖讓  
受禪為君故稱后后君也又重其世故氏係之也  
殷周從人民之心而伐取之是由人得之故曰人  
也

古註自包氏曰事已成至終 一貫云三句一意蓋

古語 禎按宰我多言動有口過故夫子歷言古  
語戒其後其不深責之卽所以深責也

管仲之器小哉章

皇疏云管仲者齊桓公之相管夷吾也齊謂之仲父



故呼為管仲 禎按禎蓋其字也 古義自器者  
所以成其用也 至所執之具甚小 自以德行仁則  
王至終 冢田虎曰器謂其所用之道術也 記曰  
義與信和與仁 霸王之器也 又傳曰親有私 因重  
固間攜貳 覆昏亂霸王之器也是也 一貫云左  
傳申叔時曰德刑祥義 禮信戰之器也 荀子曰鄉  
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 舉在此是指上文原仁  
義分是非為器 夫荀子以原仁義分是非為大器  
則此章夫子以管仲為器小 其意亦可推知也 夫  
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是所大也 道之以政齊  
之以刑 是所小也 荀子亦曰管仲為政者也 未及  
脩禮者也 脩禮者王為政者 彊玩味以上語 器小  
之義可槩知矣

古註自包氏曰或人見 至謂之太儉 自撰猶兼也 至  
便謂為得禮 徵自三歸未詳何謂 說苑曰至是  
三歸之為墓審矣 自按晏子春秋曰至管仲以此  
造墓邪然至於三歸之名則終未可知已 太宰  
氏曰郊特牲曰墓門而旅樹 反砧繡黼丹朱中衣  
大夫之僭禮也 孔穎達曰墓門者兩邊起土為墓  
墓上架屋曰墓門 純按墓門者蓋即管氏三歸也



說苑云築三歸之臺豈即此乎 按禮運云大夫具官祭器不假声乐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冢田虎曰為禮者好備物故或人又疑不儉之為知禮乎

古註自鄭玄曰反坫至終 按爾雅云屏謂之樹郭璞曰小牆當門中邢昺曰屏蔽也樹立也立牆當門以自蔽也 皇疏云天子外屏於路門之外為之諸侯內屏於內門之內為之卿大夫以簾士以帷又並不得施之於門正當在庭階之處耳 又云坫者築土為之形如土堆 徵自郊特牲曰臺

門至君尊乎兩楹之間 禎按汲冢周書四阿反坫註云反坫外向室也是與鄭說不同而此章之義鄭說近是要之三歸反坫皆未可詳考耳

朱註自愚謂孔子至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吝之小可知 一貫云後世以夫子有我其尤社如其仁之言於此章難其解殊不知聖賢之論人不以過沒其功不以功掩其罪彼與此各有所當也夫子各臧文仲以竊位孟子譏子產為不知政豈其然必以此難彼則高叟為詩之類不亦固乎 禎按此說確矣或曰使孔子克用於世唯有管仲之事已



吁何其論聖人之容易邪

子語魯大師樂章

朱註自首至成樂之一終也 皇疏云魯國禮樂崩壞正音不存故孔子見樂師而語使其知正樂之法故云樂其可知也已 一貫云樂其可知也已言不難也 仁齋曰翁合也聚也言樂有八音初起氣聚而不舒矣 何晏曰從讀曰縱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言樂始翁如而成於三 太宰氏曰縱之者言八音各自奏其所奏放縱其聲無所牽制皦明也八音雖和而其清濁高下自分明故曰

皦如也八音之奏彼此更有斷續要歸絡繹不絕耳故曰繹如也蔡清曰翁如與純如則有先後純如與皦如繹如則一時事不可分先後 物氏曰和則若一謂之純如 一貫云禮樂壞崩百司失其職大師雖以樂為職亦不能明習其業故夫子語之如此夫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豈其時與

儀封人請見章

朱註自首至所振以警衆者也 自或曰至終 包氏曰從者弟子隨孔子行者 禎按木鐸有聲而拘



于道路者以此比夫子朱註或說近是孔安國以  
為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朱子前  
說從之然夫子之為政也不必用口舌則譬喻不  
切且果若其說則可謂封人之言不驗矣故今從  
或說封人能識孔子亦能知時其賢而隱者可知  
也

子謂韶章

樂記云韶繼也鄭注云韶紹也言舜之道德繼紹於  
堯也 古註自首至終 朱註自美者聲容之盛  
至終 冢田虎曰美者謂其觀聽之盛善者謂其

曲節之細 字鼎曰禮器云禮也者反其所自生  
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  
樂記云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  
備其治辨者其禮具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  
其行也表記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  
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  
母有憐恤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  
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云云是韶之所以盡善也  
樂記曰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  
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



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  
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注音軒起也左  
何也對曰非武坐也注音貪也及商何也對曰非  
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  
傳也若非有司注音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云云是  
武之所以未盡善也春秋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請  
觀於周樂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  
乎見韶舞濩樂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  
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  
能脩之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  
不曠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茂以加於  
此矣武之劣於韶亦可以見也而其優於夏濩亦  
可以見也故孔子稱韶與武禎按樂者象其成  
功者也故舜武之樂自有其盡善與未盡善之不  
同也然若論其所以為聖人則孰知其優劣也程  
子曰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此言確矣  
居上不寬章

朱註自首至終 古義自首至終 一貫云寬敬哀  
三者行之實也言我以此三者觀人之德否苟無  
其實則他雖有威儀文章皆不足觀也夫子曰如



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義  
與此章相發 禎按聖人之教以心術賓行為本  
者如此威儀文飾抑末也已孰謂聖人不尚心術  
耶







